

乳集

自序

這幾首詩是民國九年時在東山培正小學教書時寫的，那時校內談新詩的人，是我和梁宗岱君最熱心，那時他才讀中學二年級，前幾天在病假中，向故書堆裏一翻，喜牠還在人間，真是一見如故。讀了兩首，覺着幼稚得可笑。也不知當時如何竟有投稿到新青年發表的勇氣。這幾首所謂新詩，固然沒有什麼好處，不過現在這一般投稿的勇氣固然消失了，就是作所謂新詩的勇氣，真是大不如前，恐怕我的所謂新詩的成績，僅僅只有這一點罷。現在我對於兒童問題很能够注意

，或者受了家庭環境的影響，可是十年前還是獨身的我竟能够有「兒啼」這一種表現，真是莫名其妙。古人說得好：「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也以為詩是一種「孩話」，是一種夢境的表現。所以我把幾首詩集合起來，給他一個「乳臭」的題名，和「年宵公仔」一樣，作為新年的贈品。博朋友們一笑。希望他覺着這種乳臭，也會引起一種乳臭的回憶，引起一種熱烘烘的人生的回憶。

一八·大除夕涂景元于書滿人家

西園酒家古木棉（夜微詩作）

六榕劫後此繁花

撐住了嶺南春色

出海珊瑚樹

入地珊瑚花

也曾稱瑞見過漢天子

于今且往賣酒家

朝看疑朝霞
晚看疑晚霞

昂頭天外

高出羣類

酡顏反映夕陽紅

倒要問天胡此醉

粗枝大葉無人賞

淡泊由他蜂蝶侮

天地生材有意無

難爲用處因材大

落紅萬點

點點是淚

紅淚竭時

颼颼白沫

去點綴瓊樓玉闕

有時偷入繡簾櫳

還疑柳絮兒童捉

衣被蒼生志未酹

儘伴那綠苔閉着

早起見霧（東山）

「天國近矣」

耶穌說這句話幾時才驗

看白茫茫似烟非烟

是否塌了天

整個東山不見

雖然天國未近

大概天眼已近

世事幾多不平

天國幾時降臨

清明

一起岡陵被香烟籠罩

又是清明掃墓

有些哭兒女

有些哭妻子

有些哭朋友

有些哭父母

任炮竹衝不破的哭聲

四週圍聽不見人笑

遊白雲山

(一) 走東郊得得馬蹄

到白雲之路

經過墳場無數

黃花岡

紅花岡

三望岡

駟馬岡

比鄰相望

青塚累累

足供憑吊

後人未必會哭

地下未必含笑

成名珠海的金嬌

差擬錢塘的蘇小

(二) 既抵白雲山脚

且進雲泉山館

說他是歡迎遊客的代表

可是山門閉着

側聽鼻鼾聲的流泉

疑是山僧渴睡

(三) 上上鄭仙祠

客堂倒雅緻

女眷也可住宿

神仙何嘗出世

(四)能仁寺僧那裏去

香烟還是冷清清

安望有狗肉的臭味

僧去佛也去

佛去未必入地獄

僧去或參禪歡喜

「佛龕出租」

不妨替他標起幾個字

(五)一山又一山

最後白雲寺

敗殿頽垣

滿目荒涼

寺外九龍泉

寺內供龍王

既不見龍王

也不聞水响

只見四壁的書家詩伯的作品琳瑯
咄咄迫人的獸性字樣

(六)我只有急逃到摩星嶺

吁了一回氣

解了那些穢

嶺上未嘗有白雲

天上星兒也摩不着

(七)衆山簡直像孩子

問他怕也不懂事

試試招呼廣州市

他與山上長眠人一樣的好睡

但我仍舊苦苦問他

山上有這許多地皮

何必爭珠江座位

(八)山上蓋着兵房

住着兵士

問他那裡有星兒

他說早給人家摩去

夜的罪惡

太陽回去睡覺的時候，他便出來了。

漸漸蔚藍的大帳幕也染得墨黑了；碧綠的山呢，清白的水呢，樹的青翠，花的美麗；深深地染上他的色素，完全失却本色。

鳥也投林了，獸也歸穴了，人類也入夢境了；大地忽然沉寂起來；例外的只有貓兒鷹呢，鼠子呢，盜賊呢，開始活動了，罪惡也大半在這時候發生了；同時貓呢，犬呢，警察呢，也在這時候顯出他的效用；許多生命也在這時候供他犧牲了。

大地上仍舊沉寂下來，有時蛙鼓聲，蚓笛聲，犬的吠聲，小兒的啼聲，寡婦的飲泣聲，仍不能破大地的沉寂，轉越覺沉寂罷。

惱不過那個玉兔從東方跳將出來，雖沒有太陽那般光明，然而渲染着大地薄薄地一片銀光。山水花木另呈一種色相。不幸惹起那夢裡的慈母，向着這個光縫他遊子身上的衣，深閨的少婦，或有哭他已死的夫，或有懷那未歸的婿，小孩兒家見光線射在壁間的圖畫，忘却是他日間可愛的彌勒佛，耶穌像，轉疑神疑鬼起來。妓女們，越